



硅谷，离我们有多远

● 何建新

(福建东山县委党校)

【内容摘要】 文章从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与美国硅谷比较出发，分析了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发展中存在的制度差异，并提出相应的思路。

【关键词】 高科技 硅谷 高场准入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052(2000)02-0065-02

高科技是一个让人怦然心动、高不可攀而又热血沸腾的字眼。

现在，“高科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宠”。在股票市场上，一家业绩平平的公司一旦与高科技沾了边，立即身价倍增。“琼民源”停牌两年后，资产全部被置换，名称改为“中关村”。有股评家说：这3个字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的确，15年来，北京西北部的那条8公里长的街道——中关村似乎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神秘魅力。这种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关村的精神内核——它的一系列最先进的思想、方法以及观念；它的创业、冒险、企业精神和务实精神；它的技术创新、人才流动、资本运作、财富的快速积累等，正是这些使人们对中关村抱有一些朦胧的期望——期望奇迹、期望传奇、期望巨人、期望中国的高科技“先锋”们能率先杀开一条血路。这种期望能否成为现实，要看中关村能否解决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中关村的未来命运或许就寄托在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中。

中关村曾经被喻为中国的“硅

谷”。然则，时至今日中关村并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科技园，甚至还够不上中国顶尖的高科技园。尽管中关村处在全国智力资源和科技人员最集中的地区，有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和最好的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俗称电子一条街在白颐路上还有人大、农学院、民族大学、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紧邻的学院路上有北航、北师大、科技大学、地质大学、语言学院等八大院校。就目前而言中关村周围有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各级各类高等学府68所，科研机构213家，每年产生辐射全国的高科技成果数千项，仅此中关村就足够傲视天下了。

中关村也是中国主要的高新技术的发源地，是国内高科技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联想、方正、长城、四通、中软、用友、金山、希望、紫光、华胜、太极、连邦、赛得氏、科海等主流企业集聚在此。北京作为首都，离行政首脑机关最近，不管是对主管部门还是对政府市场都是近水楼台。北京也是主要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便

于开展融资活动。北京是国外著名企业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世界各大公司在大陆的最高决策机关基本都设在北京，主要市场活动也在北京，因此北京在国际交往方面也是遥遥领先的。

总之，中关村拥有发展高科技所需要的全部要素，其每个要素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不过，中关村与硅谷依旧存在着许多差异，让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数字：

1998年底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硅谷有8000余家企业，年营业额近2000亿美元；中关村有4000多家企业，年营业额近400多亿人民币。

数字差异的背后，是巨大的技术差异。

在中关村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中，联想集团称的上“老大”，去年销售额达178亿元，在亚太电脑市场前三名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采用了国际一流的SAP管理系统，实现对人事、财务、材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电子化管理后，其管理水平已首屈一指。但是，它的产品是国产品牌，里面装的却大都是“洋芯”。在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的今天,严格地说没掌握核心的产品技术,不能作为高科技;北大方正的激光排照,让国内外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功不可没。但市场占有率过高、接近饱和,而产品并没有升级换代,使其丧失了太多的发展空间,成为“长不大”的重要原因。对此,北大方正核心技术的创造者王选教授说起中关村企业的现状,心情很沉重:目前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北大方正在内,没有多少自主创新的技术和产品,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多。像目前这种电脑制造业算不上高科技产业,真正有科技含量的CPU芯片,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的电脑制造,包括那些著名的大公司,至多算电脑拼装,没有什么高技术而言。与美国硅谷相比,我们缺少一大批有开发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整个行业处在给外国人打工的状态。

专家认为,中关村的崛起,一是背靠中国的智力密集区,将过去未曾商品化的技术拿到市场成功转化;二是高起点吸纳了国外先进技术。中关村现在的技术,大都是信息产业的外围技术,没有像英特尔的处理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样的核心技术。技术的劣势让中关村的许多企业成为硅谷企业的“附属国”。

当1998年北京市提出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时候,英国的《新科学家》周刊曾发表一篇题目叫《那是特殊的东西》文章,文章写道:“硅谷是不可复制的,硅谷不是世界上两个最为成功的公司的诞生地,惠普、网景、雅虎、微软、英特尔公司等,它制造出凭自己本领取得成功的成千上万个较小的公司。在这里,成功是一种生活方式。”

该文认为,使这个小小的种植杏树的村落变成世界计算机王国的原因有3个方面:一是崇尚计算机精神。“计算机精神”即超越权威、更新纪录的精神。美国人超越权威的意识很强,硅谷人尤甚。他们对权威决不点头哈腰,

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286—386—486—586……就是最好的佐证。二是关注现实与未来。硅谷人的思维定势与我们有极大的差异。他们总关注于未来,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极大的努力。未来学在美国已成为一门非常热门的科学,他们总想较早看清未来变化的趋势,在竞争中打个“时间差”领先一步,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人的心目中,今天、明天比昨天重要,做学问也是指导人们现实的行动。由于美国人关注现实与未来,具有特强的“充电意识”,硅谷人更是如此。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世界上每时每刻都有新知识产生,刚刚还是尖端的东西转眼成为明日黄花。知识快速更新也加大了人们学习的负荷,谁要是放弃了学习新知识,就只有很快被时代淘汰。因此,在高科技的硅谷读书学习是谋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个人“投资”。三是具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在美国员工年均收入一般在3万美元左右,而硅谷高达8万美元,为全美最高。而且在公司干得好除当期奖励外,还有奖励股票。由于高科技的附加值看涨,有的公司股票成倍甚至几十倍地涨,可以说每天都在产生百万富翁。雅虎创始人在短短时间成为富人;英特尔公司总执行长年薪为1.42亿美元,比华尔街上市公司的行政人员均700万美元的年收入高出20倍。能有较高的收益,能够从事开创性领先的研究,加上名满天下的成就鼓舞,不能不吸引一批一批科技精英投奔硅谷,创造奇迹。这也许就是硅谷难以复制的原因。

技术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制度造成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说,对比硅谷与中关村,不仅要看到技术方面的差距,更应看到技术差异的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跨越,但制度是不能跨越的。技术、资金、人才是基于制度基础上的可变量,只要建立了有利于技术不断创新的机制,让企业有不断推

进的冲动,中关村完全可以像台湾新竹一样由外围技术向核心技术发展;人才是流动的,有人才生成的机制,就不怕人才流失;资金同样是流动的,哪里有利益生成机制,资金就流向哪里。中关村要想用10年时间真正建成高科技园区,必须清理不利于要素流动、公平竞争、企业发展、抑制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积极性的各项政策。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管委会改革与发展研究室主任、中关村软规划课题组负责人赵慕兰有“中关村理论家”之称,她也认为,中关村与硅谷的差距归根结底在体制。诸如缺乏产权激励机制、经理层没有期权,职工没有购股权,限制了创业者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中关村没有形成资本链条,缺乏风险投资有效运作及退出的机制;外贸、中介机构、信息获得方面还没有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所有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环境与市场经济环境的差异,我们现在虽然在向市场经济目标迈进,但许多旧观念、旧体制还亟待突破。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给了中关村一个实现硅谷梦的契机。在软环境方面,中关村目前也有通盘的考虑,涉及人才、知识、信息、资金、政策、法规、规划、环境等各个方面。

对于比较敏感的产权、市场准入、外贸出口、金融制度等与市场经济国家有一定差距的政策层面问题,尽管目前看来要打破这些政策限制还尚需时日,但国务院的批复中“大胆改革、敢于创新”八个字将使中关村能够在真正落后于硅谷的机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主动权掌握在中关村人手里。

中关村唯有在“大胆改革、敢于创新”这八个字的鼓舞下,清除各种有碍发展的不利因素,才可以喊出:“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的口号。□

(责任编辑 伍长南)